

浪氣春秋



梁羽生著 第六册

最新力作 绝对新版

淘氣女管家

六册

集羽



(陕) 新登字 012 号

淘气世家

渠羽生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43 印张 930 千字

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418-0621-8 / I · 181

(全套六册) 定 价: 25.80 元

目 录

第一 册

第一回	寻剑籍	江湖起风波	(1)
第二回	开心剑	初试显神威	(24)
第三回	施巧计	老爹遭算计	(46)
第四回	定姻缘	宝贝开暗杠	(67)
第五回	喜悦山	郝大指迷津	(91)
第六回	遭戏弄	宝贝丢密信	(118)
第七回	丽水镇	英雄失本色	(138)
第八回	痴情女	轻生赴黄泉	(160)
第九回	寻灵芝	宝贝冒风险	(181)
第十回	祭灵物	智斗金猩猩	(201)
第十一回	砌香坳	巧进生死门	(220)

第二 册

第十二回	忆往事	仙姑堪回首	(244)
第十三回	经考验	灵邪横出世	(263)
第十四回	风情种	红颜多祸水	(286)
第十五回	九华山	众英雄探宝	(312)
第十六回	令天山	九龙狮子吼	(336)

第十七回	活宝贝	被困仙姑岛	(357)
第十八回	悬崖边	祖母遭戏弄	(377)
第十九回	念旧情	祖父会情人	(399)
第二十回	试云雨	做鬼亦风流	(423)

第三册

第二十一回	奇幻女	挥泪斩绝情	(444)
第二十二回	废武功	生死求不得	(468)
第二十三回	毫气发	勇破吞鬼阵	(488)
第二十四回	老魔头	翻悔下毒手	(511)
第二十五回	妖魂现	百兽惊嚎声	(532)
第二十六回	风雨中	患难见真情	(555)
第二十七回	无奈何	梁小福拜师	(575)
第二十八回	遇小人	奇幻露身份	(599)
第二十九回	血腥雨	撕杀遍天下	(625)
第三十回	起危机	旧仇加新恨	(651)

第四册

第三十一回	奇幻功	触目又惊心	(672)
第三十二回	雾中雾	神女下奇峰	(694)
第三十三回	悲切切	韩芹欲轻生	(716)
第三十四回	十三绝	回天穿玉手	(744)
第三十五回	贼潘安	设计盗密籍	(772)
第三十六回	脱衣裤	验明男女身	(794)
第三十七回	蒙面人	暗中助宝贝	(818)
第三十八回	风萧萧	呼嚎透凄凉	(838)

第三十九回	鬼娘子	无影又无踪	(854)
第四十回	丧天良	虎毒也食子	(876)

第五册

第四十一回	满花甲	不忘少年情	(902)
第四十二回	薄情郎	无义遭雷劈	(924)
第四十三回	报父仇	千亮苦练功	(948)
第四十四回	宝贝俩	双陷天旋洞	(971)
第四十五回	巧获救	又接鸳鸯令	(992)
第四十六回	寻解药	却失心上人	(1015)
第四十七回	大还丹	救活小官主	(1038)
第四十八回	太行山	小雪遇故主	(1061)
第四十九回	得遗物	麻面婆施威	(1084)
第五十回	刀剑合	江湖起风波	(1105)

第六册

第五十一回	施淫威	少女遭强暴	(1133)
第五十二回	疯对疯	笑声震云霄	(1154)
第五十三回	假麻婆	贪生道真情	(1177)
第五十四回	情人谱	甜蜜抒情怀	(1204)
第五十五回	献贞操	浓情密意浓	(1228)
第五十六回	众侠客	勇斗黑衣人	(1253)
第五十七回	回天塔	雪儿归天国	(1270)
第五十八回	天意定	淫贼遭天诛	(1291)
第五十九回	幽灵谷	妖女临末日	(1315)
第六十回	小英雄	正义又多情	(1340)

第五十回 刀剑合 江湖起风波

孙大娘虽紧张，却也明白郝宝话中含意，只好眼巴巴让麻面婆婆嚣狂离去。

四人守在岸边，直到船只消失，各自长叹不已。

郝宝叹道：“都怪我一时心急，相揭穿老太婆身份，才造成此局面。”

他为方才突然袭之事懊恼不已。

孙大娘叹息：“事情已发生，咱们再另想办法吧！”

雪儿不明其中原因，问道：“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宫主遗物会冒出泡沫？”

孙大娘道：“这是我跟郝宝用的诡计，当时郝宝已怀疑麻面婆婆，遂以假的铁盒骗出老太婆，先前那段寻找全是演戏，真正的宫主遗物尚未找着。那泡沫也只是肥皂水，伤不了人。”

雪儿懂了，又问：“阿宝哥，后来你好像撕下麻面婆婆的人皮面具。”

郝贝惊诧：“麻面婆婆竟会是假的？！”

郝宝点头：“至少眼前这位是假的。”

雪儿追问：“你如何发现她的身份是假的？”

郝宝道：“我本只是怀疑麻面婆婆的企图，并没怀疑她整

了容，但是她在伸手要铁盒之际，不小心把手伸得过快而露出一节洁白手臂，我当时惊讶她已七老八十，手臂怎么这么白，谁知她一心虚又把手给收回去，我才疑心她易过容，就往她脸上抓去，果然抓下了半边人皮面具。”

雪儿已明白，问道：“她会是谁？难道根本没有麻面婆婆这个人？”

郝宝道：“一定有这个人，惊天大师忆说过她以前叫麻面鬼女，现在老了则改为婆婆。至于她是否仍活在世上就不得而知了。”

郝贝道：“那这女的呢？你猜她大概有几岁了？冒充麻面婆婆有何目的？”

郝宝道：“照她半边脸容看来，她长得并不难看，大概跟鬼娘子差不多年龄，至于她的目的，还得再问她才知道。唉！总脱不了奇幻宫吧！”

三人亦有同感；然而此时此地又能对她如何呢？

海风吹面不寒，他们却觉得格外落漠。

瞧着悬月当空，郝宝说道：“不如我们先找到宫主遗物，然后再赶回内陆伺机救人，将来做试验也不必再赶一趟仙岛。”

孙大娘点头：“也好，却不知如何找起。”

“先回去再说。”

四人这才迈出沉重步伐往茅屋行去。见及火堆上仍是昙花煮着的地瓜，四人不胜唏嘘。尤其是郝宝，他分明说过不再让她离开身边，如今又是两相离隔，而且又是落入敌人手中，不知又会吃何苦头。

他们围坐在火堆旁。

郝宝敛起悲切心绪，问道：“大娘你再说说看，当时玉女婆婆是如何告诉你的？”

孙大娘道：“仍是先前我说的，找到照月岩就可找到宫主遗物了。”

“这么简单……？”郝宝想到奇幻宫门徒的忠心，她不可能如此交代就了事，必定另有指示，但那指示呢？难道真的只有那句话？

郝宝沉思良久又问：“她何时告诉你这件事？”

孙大娘回忆半晌，说道：“大概十年前左右……对了，是雪儿为了抓萤火虫，不小心滚落一处险崖，是我和玉女长老把她救起来的时候，她就把此事说给我听，想必是见着雪儿渐渐长大才说出来。”

郝宝眼睛一亮：“雪儿在哪里摔倒？”

雪儿窘羞道：“在靠北面山崖。”

“咱们去瞧瞧。”

郝宝催促，雪儿和孙大娘似也觉得那地方甚有可能叫照月岩，也带着宝贝兄弟赶往北面山崖。

那是一处斜坡不算陡的悬崖，往下看，仍是着一些凸石和杂草，甚至还有几棵斜伸古松。

孙大娘指着崖下十余丈左右凸崖旁的古松，说道：“以前雪儿就掉在那个地方。”

郝宝往下瞧去，那里有古松，只要轻功好一点仍可掠往下面，当下已飘往下边，往那棵石松及凸崖找去，找了许久并无发现，还弄碎不少细崖，叭叭地往下落，他遂失望地又掠上来。

他道：“下边崖石松动，刮风下雨都有可能掉落，玉女长

老自不会把东西放在那里一二十年。”

孙大娘不解道：“那会是在那里？”

郝宝道：“玉女长老没有必要跟自己人打哑谜，那一定是个显而易见的地方。”

“我也如此想，可是就是想不起来。”

四人又陷入沉思。雪儿则来回走动，还表演着如何滑落山崖位置及动作。

郝宝忽然眼睛又闪亮：“雪儿你在捉萤火虫？”

雪儿有点窘：“当时好玩，而且又小，所以……”

郝宝若有所悟，追急说道：“是的，当时你还小，不可能自己一个人跑到悬崖旁边，是谁带你来的？”

雪儿道：“当时夏天，每个晚上娘和婆婆都带我出来赏月，我实在看不懂月亮，只好找些其它事情做了。”

郝宝欣喜：“这就对了，你婆婆爱赏月，赏得入迷，顾不了你，才让你掉落山崖对不对？”

雪儿困窘：“大概是吧！”

郝宝追问：“她在那里赏月？”

雪儿往右边指去，那是一个往上斜升的另一座崖面，而且又如鸟嘴般地往外凸，坐在那里，正好迎向东边升起的月亮，也可送走西沉斜月。

孙大娘恍然惊喜：“对了！就是在那，当时婆婆是向着那里说的，若不是站在这里，我可想不起来，好险！”

郝宝轻笑：“我说嘛，玉女长老不可能打你们哑谜，咱们过去看看。”

四人立即往那崖面探去，及至地头，站在那里果真如玉树临风，揽手邀月，最是广达。从这里往下瞧可就一落万

丈，直抵海面了。

郝宝仔细寻往这凸崖，已在崖面发现一行字迹，斑剥得快看不清。字迹写着：“举杯邀月，痛饮碧血”。

每字约巴掌大，却字字奔腾，现出一股煞气，可见当时玉女婆婆琢刻此字时的悲怅和愤恨。

孙大娘轻叹：“玉女长老每次坐在此崖都得坐到三更，然后长啸，有时甚至痛喝烈酒。”

郝宝也知玉女的刚烈，如今她已逝去，灵魂或早已升回这里了吧？

暗自祈祷玉女英灵保佑青青、昙花平安，遂也开始寻找宫主遗物。经过盏茶工夫，果然发现那琢刻字体的“血”字呈四方形裂痕，淡淡地，却瞒不过郝宝，他运功吸取“血”字岩块，里头赫然已出现一青绿色玉盒。

四人欣喜万分。郝宝立即将玉盒取在手中，冰凉传向手指，感到十分舒畅。

他将盒盖打开，里边置有一透明拇指大水日瓶，瓶中装有血红液体，郝宝感觉得出，那似乎是血液，随后又发现盒盖凹处塞有一细小白绢，里边似有字迹。郝宝将白绢打开，灵秀字迹已露。短短几个字。

“转求惊天师父，试吾弟子。”

在下角属名“青雨”两字。正是宫主笔迹。

郝宝瞧及此字绢，心知宫主仍怀有一丝希望，才遗言要惊天大师代为试验，那瓶中东西必是宫主鲜血，有了它自可解去小宫主身上之千心之毒。而宫主不敢说明或许有女儿活在世上，大概是就是怕万一女儿已死，岂不让玉女婆婆或其他奇幻宫弟子白白担心一辈子？

宫主的矛盾与渴望可从遗言一窥心境。

郝宝和郝贝以及孙大娘、雪儿已见及青青，自然明白宫主话中含意，想及她临死时的那份渴望，实也让他们不胜唏嘘。

良久，良久，郝宝才道：“我们回去吧！这玉盒就留着，待要验证身时，再找惊天大师一同前来。”

四人默默无语走往茅屋，眼看也没什么好收拾的，遂也上了船，直往内陆，希望能及时救回青青和昙花。



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四人又回到内陆，为了急于找到青青和昙花，四人赶往天旋洞，已是人去楼空，走得无影无踪。

郝宝心想潘安潜于千仞帮，想去探查消息，结果潘安并未回去，现在只剩下元刀这条线索。郝宝只好领着他们连夜赶往韩芹住处。

在山间里头的宅院。元刀果然在此。

他奉韩芹旨意，每天得抽打仇千亮百鞭，几天下来，仇千亮已浑身伤痕，变成血人一个，他曾哀求韩芹放了他，然而韩芹岂会饶了他？更是百般怨恨，元刀不在，反而自己下手抽打，弄得仇千亮更是狼狈。

已是傍晚时刻，元刀已准备再次抽打仇千亮，他走入边间柴房，仇千亮光着上身被绑在两根腿粗木椿上，他全身伤痕，找不到一寸完好肌肤，头垂往地面；已奄奄一息。

元刀走近他，冷森般方形脸露了点冷笑：“我看你就早日

了结自己，免得在此受苦。”

“我不想死……救我……”仇千亮呻吟着。

元刀冷道：“你我非亲非故，我为何要救你？”

“我……我有秘密说给你听……”

“什么秘密？现在的你，还能有什么秘密好换回你的性命？”

“……我真的有秘密……”

元刀冷笑：“不必了，千仞帮武功也不怎么样，而我只对武功有兴趣，你的秘密吸引不了我。”

仇千亮勉强拉起头来，挂血的眼皮张了几张：“你一定要的……你练了无敌剑法……”

元刀冷目一缩：“你的秘密是有关于无敌剑法？！”

“正是。”

“快说，是什么秘密？”

仇千亮挤出黠笑：“你得答应我……放我走……”

元刀冷狠扣住他下巴，扣得他痛叫，冷森道：“现在的你，没有资格跟我谈任何条件了。”

仇千亮也是够狠，眼看已说动元刀心意，硬是咬牙也不吭一声。

元刀扣捏一阵，忽然放掉：“你说吧！”

“你答应放我了……？”

“只要你说的有用，我就放你走。”

“有什么保证……？”

元刀又扣捏他脖子，怒道：“娘的皮，你要放你走，你还敢卖乖？你以为你是谁？”

猛捏脖子，仇千亮已唉唉痛叫：“我相信你便是……”

“那还不快说。”元刀松了手，冷目盯着他。

仇千亮喘了几口气后才说道：“其实无敌剑谱不只一本……”

“有这回事？！”

“它分刀谱和剑谱，该是无敌刀剑谱才对。也就是要刀剑合一使用才能无敌天下？”

“当真如此？！”

“你练过，该知道。”

元刀回想自己练过剑谱，总是觉得意犹未尽，在必杀必防之处，都有些微漏洞，还以为是韩芹他们隐藏了要诀，自己才哀声下气的呆在这里，到头来原是有两本秘籍，难怪自己练的不爽。

他有点信了，追问：“你怎么知这秘密？”

仇千亮狡黠道：“我爹说的，他要我保密。”

元刀自言道：“是的，你爹不也千方百计想求得无敌秘籍？”追问：“那刀谱？在哪里？”

“刀谱即是千仞刀谱，藏在我家。”

“是千刃仞谱？！怎会如此不济？”

仇千亮道：“听我爹说剑谱是属刚，刀谱属柔，他得了刀谱，练到后来仍是属柔劲，所以威力较不足，但是用来配合剑谱，必定能称尊天下，你不信不妨试试看。”

“我自是要试。”元刀冷道：“刀谱藏在那里？”

“那地方只有我知道……”

“你又想威胁我？”

“你也为我想想，我留在此必死无疑，何况我活着对于你练千仞刀法有帮助，毕竟我练了一二十年……”

元刀冷目闪动“只要你说出秘籍在何处，我就放了你。”

“分好几处放，一时也记不清。”仇千亮仍说了数处地方。

仇千亮冷笑：“我找到了再放你走！”

仇千亮急道：“现在放人，我们一起去找，否则你可能得不到。”

“为什么？”

“因为潘安也知道这秘密，他是因为灭口才杀了我爹。”

“潘安也知道？！他竟然没告诉我？！”

“如此珍贵秘密他怎会说？”

“难道他想独自占有？”元刀目露凶光甚是不服。“我都已把无敌剑谱弄给他，他竟然如此对我？”

越想越不甘心，他必须找潘安把事情问个清楚，道：“我先解开你绳索，你自己找机会走。”

说着已挥剑砍断绳索，转身离去。

仇千亮急道：“你不带我一同去找秘籍？”

“你识相就把秘籍弄来，我不会带你走，因为我不想浪费时间。”元刀已闪出屋外。

仇千亮仍自担心，未敢移动半寸，他得找好适当时机再脱逃。

元刀则前往韩芹住处向她告别，免得仇千亮逃了，还怪在他头上。韩芹对他最近来来去去也似乎十分习惯，并未留他，任他自由离去。

仇千亮则等待一阵，直到韩芹他们进食晚餐之际，方自潜往山林，逃命去了。

而先后脚之差，宝贝和孙大娘、雪儿也已赶来。

韩芹和韩柏夫妇正用完晚餐，闻及四人前来，颇为惊喜。想请四人入坐，但郝宝说有事，也就在庭院谈话。

郝宝不想浪费时间，立即问道：“元刀可有来过？”

韩芹回答：“他傍晚已走了。”

“走了，去那里？”

“他说要去找人，我不知道找谁。”

郝宝道：“可有人跟他一起走？”

“没有，他都是一个人来去，我管不着。”

韩柏问道：“少侠匆忙赶来要找元刀，不知为了何事？”

郝宝本想说及元刀与鸳鸯派关系，却又怕如此一扯，时间又拖长了，遂道：“我们得向他打探一个人，他既然不在，那我们告辞了。”

当下拱手，遂又往回路奔去。

韩芹见他来去匆匆，笑骂道：“神经病。”似乎想到什么，立即往些房奔去，只见得些房空空如也，哪来仇千亮人影，她尖急慌叫：“不好啦！仇人逃走了。”

韩柏夫妇立即往些房追来，见人不在，更是心慌。

此时宝贝一行听及叫声又回过头来，郝宝急问：“什么事？”

“你们并没杀了他？”

“小姐说要抽打他，所以并没立即杀了他。”

“会不会是元刀放了他？”

韩芹斥道：“不会，你胡说，元刀对我忠心耿耿，他岂会把人放了，你想陷害他不成？”

郝宝懒得理她那股恰劲，向韩柏道：“仇千亮已逃走，他难免会再来寻仇，你们还是避开的好，而且元刀也不是什么

路数，跟他在一起，吃亏的仍是你们。这事我帮不上什么忙，只好告退了。”

韩芹斥道：“你凭什么说元刀坏话？你吃醋了是不是？我偏不搬走，我偏要跟元刀在一起，怎么样？”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郝宝还她一句，不再停留，领着郝贝、孙大娘和雪儿飘然离去。

“你给我回来——你不得好死——”

韩芹蹦蹦跳跳，可惜人家已听不见，气得她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韩柏自是相信郝宝的话，尤其是仇千亮已逃走，他要是再寻上门，小姐一点武功也不会，自是危机重重。当下婉言相劝，从初更到三更，这才说服韩芹，待天一亮则另寻往他处栖身。



元刀连夜赶往一处神秘山谷。

在谷中出现一座绿竹搭盖的竹轩，立于清溪旁，自有一股幽雅气息。

竹轩窗口淡淡透出灯光，宛若纸灯笼，朦朦胧胧十分优美。

元刀见着灯火，目露喜色：“他仍在这里？！”立即飞奔而去，门也不推，一脚将它踹开了。

潘安正在里头坐在竹桌前研读一本武功秘籍，见及元刀稍带惊讶却不惊心：“你来了？”